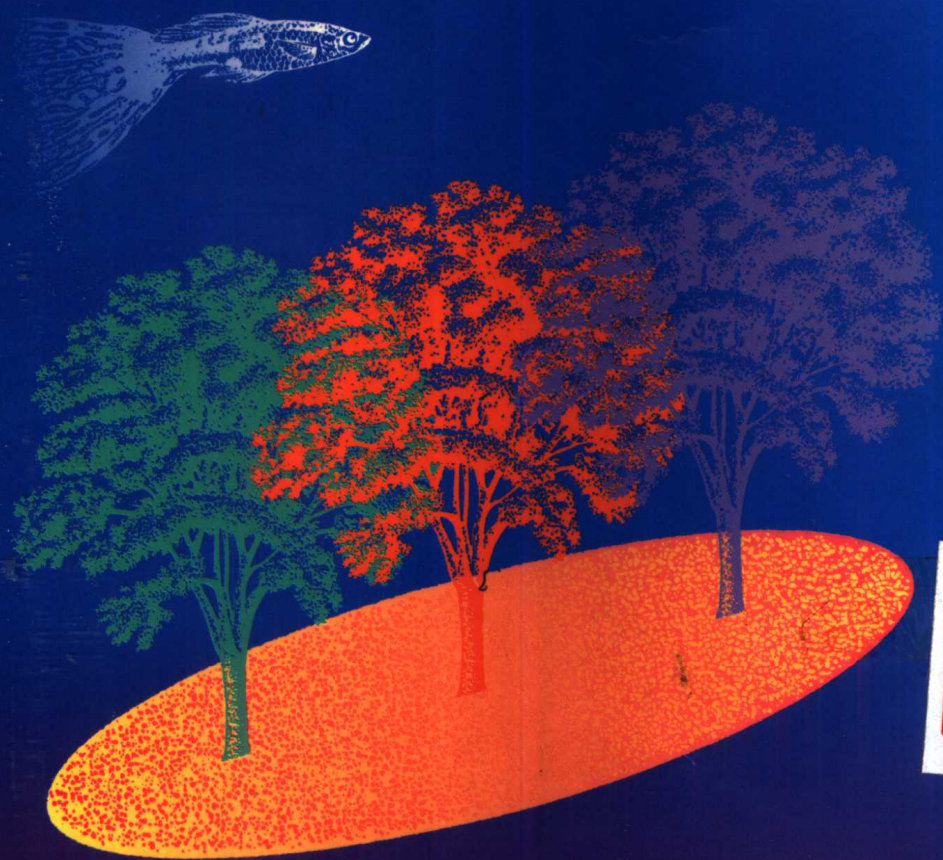

朱 天 文 作 品

最想念的季節



最想念的季節

作 者／朱 天 文

發 行 人／朱 天 文

出 版／三三書坊

臺北市辛亥路四段101巷23弄25號

電話(02) 932-1832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1941號

發 行／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10714汀州路782號七樓之5

郵撥／0189456-1 電話／392-3707

傳真號碼／341-0760

登記證局版業字第1295號

印 刷／優文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縣土城鄉永豐路195巷29號 電話／262-2379

□ 1989 (民78) 年 9 月 16 日 初版一刷

售價 100 元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9528-04-7

天文種種

袁瓊瓊

天文喊我朱陵阿姨，因為管管。我第一次看到天文是十二年前，朱家還住內湖。敵人尙是新婦，具有各種初婚女子的美德：聽話、害羞、緘默、和穿了新衣裳。

管管和西甯兄與慕沙姐聊天，小孩子在屋子裡跑來跑去，許多狗，不時聽到紗門「噠」地一聲碰上：那是有人或狗，進來了和出去了。過一會兒，慕沙姐招了兩個跑來跑去的小傢伙到前面來讓管管看：「還認不認得？」管管說：「是天文和天心？」不是，是天心和天衣。於是衆大人感歎一番：「長這麼大了！」和「日子過得真快呀！」

天心一直就不高，記得那時候看上去跟天衣差不多大小。小男孩似的誠直的大眼睛，人

黑黑。天衣也很黑，也是大眼睛，汪亮汪亮，靈動得不得了。應景的喊了我跟管管就又竄開了。西甯大哥說喊天文出來。過一會兒天文出來，那時記得是唸高一，感覺上應該不比天心太多，一見却發現是個大人。留著清湯掛麵短髮的天文，瓜子臉瑩白，那漠漠的大眼睛似乎也透明似的，都不能肯定是黑色。她穿件淺藍連衣裙，兩手背在身後站著。我初見天文印象很強烈，她整個人顯得清淨澄澈，非常美，我那時相信有人用「水靈」形容女孩兒是有所本的。

西甯大哥那時說到天文剛寫完她第一篇小說，才投給中央日報，不知道人家會不會用，說話那得意著又謙抑著的模樣，完全只是個父親而不是文壇大家。手底下提拔過許多新人，他這下談到天文只說：「小孩子玩意，寫著好玩的。」隔了半天才又扯一句說：「要是刊出來了，也只是伯伯叔叔愛護她。」

說話間，天文挨牆站著，眼睜睜的看人，不畏不笑，也不言語，彷彿她父親在談別人的事。過一會兒，她把手指放在嘴角含著。

有些事情，天文始終不變，那愛咬手指的習慣，童女似的澄淨的臉，看人時那種眼睜睜的，直截的看法，仍然一直的只是「女孩」——或許永遠是。

她的第一篇小說，後來刊出來了，我在家裡看到，寫個女孩子愛上她的老師。心情自然是那個年紀的，筆法的細膩成熟，讓人不能信那是新手。我那時還沒開始寫東西，可是自命是高水準讀者，挑剔非常的。而天文那一篇小說，看了只是驚，跟她本人一樣，覺得是大可能的東西，因為好得超出常情。

後來天心也跟著寫起來。兩個人的作品我都看得很熱心，覺得是天才小孩。因為性情，我一直比較偏愛天心，天心的東西火熱，而且老有種孩子氣的新鮮。天文一開始寫小說，她自己就在距離之外，寫什麼都是漠漠的，帶點冷辣，比較接近西甯大哥的風格，很注重技巧和語法。想到她初初開始才是十來歲的孩子，就能這樣側身事外，真是奇怪。兩個人開始辦三三集刊，拉稿拉到我身上來，我這時才正式寫稿。說來還是天文天心發掘的。說起來她們是前輩，叫起來我又是阿姨。

我跟天文一直沒熟上來，跟天心也是，不幸身為長輩，又還沒老得可以讓她們忘年，結果就一直維持在說有禮貌的話的關係上。永遠是很柔和的喊：「朱陵阿姨。」說完當說的事以後，蜻蜓點水似的一笑，結束了。十年來都是這樣子。三月初天文找我寫序，我問為什麼找我，天文說：「因為仙枝他們都太熟了……」我跟仙枝有一度很親近，後來就沒有了。跟

天文天心在三三時期，好像也可以開始熟起來，但是後來又沒有了。跟人的熟與不熟，對我來說是個悲哀的問題，一直拿捏不住分寸，到底要熟或不熟到哪種地步，才能得罪了人他還不會跑掉——不熟的時候不好意思跑，熟的時候不跑。

我把天文的稿子帶來帶去，從三月帶到四月，天文說：「不急，朱陵阿姨，真的不急。」大概是不熟的緣故。從四月帶到五月，還沒寫好序，然後，我把稿子弄丟了。

天文打電話來，說拾到稿子的人直接打了電話給她，她來跟我說一聲，免得我著急。五月了，從三月初開始寫的，而且還把人家剪稿給丟了，雖然又找回來了，我不由自主的異樣心虛。天文的聲音是且笑且惱的，帶些急躁，然又得禮貌地壓制著。那是很人性的聲音。我放下電話後，覺得自己感應到了比較內裡一點的天文，比我一向接觸到的有脾氣一點，情緒一點，或許，潑辣一點。

一直覺得天文的文字潑辣似男兒，她小說的放胆俐落，有時到令人咋舌的地步。「小畢的故事」裡那個小女孩，看到小畢把個大毛蟲分屍嚇她，天文只寫：「焉知我是不怕毛蟲的，抓了一把泥土丟他。」那份野，當時看，只覺得：這怎麼會是天文，然而從小說裡看：這就是天文。她文字裡沒有忸怩之態。收在書裡的「畫眉記」，分明是寫小兒女，她寫得有聲

有色，全是大動作，我看來目不暇給，覺得轟轟一片，火燒似地剛烈。天文的柔情大概託在散文裡。小說就一直簡捷俐落，不帶廢辭廢筆，這裡收的幾篇都是，有種泱泱大氣。

她的題材其實簡單。「安安的假期」寫小孩回外祖父家度假，旁觀一段年青人的愛情。「風櫃來的人」，一羣半大不小的男孩各處晃盪，任何事都是沾沾就落了，始終沒切進世界裡去。「最想念的季節」，男人女人的故事。這三篇原本是電影故事大綱。「最藍的藍」，女孩女孩。「紋前塵」那幾篇我看來都是真情實事，戲劇性尤其淡到極點。大約正是簡單和淡，所以自帶一份大方，顯得大氣。

憑心而論，天文這裡收的幾篇不是頂尖的東西，如果這些就是天文最好的東西，也就把天文看小了，但是「伊甸不再」的確是凌厲辣撻。我最初看是在報上，也是一驚，完全脫離她自己一貫的調子。若拿電影作比，過去的天文像小成本製作，始終在中規中矩裡，雖然是很齊整嚴謹，但是到底比不上「伊甸不再」有種放手一搏的氣勢。「伊甸不再」正是勝在氣勢，文字用的既狠且準。寫女主角素蘭：「尖尖下巴，吊梢眼飛飛插入兩鬢，一點瞳仁含怒帶笑，短裙細腰，生手生腳好像野芒葉會割人見血。」這形容是有外觀有內在，連性情都帶了。筆法是連畫面帶旁白，且敘且述，轉場俐落自如。男女主角第一次見面，女主角素蘭在部

連續劇裡串演小角色——

她不在乎，鏡頭却給她，又給她一句台詞，翹首四望，跺腳說：「奇怪，他們都到哪裡去了？」

喬樵在副控室，四個螢光幕都是她的半身相，喬樵問：「她是誰？」沒有人知道。喬樵說：「不錯，節奏感不錯。」

這就完了。後來兩個人有了感情：「有一天早上喬樵走出來，客廳的長窗都已推開，屋子裡陽光很燦爛，象牙黃的太陽光。甄梨一脚跪在象牙黃皮沙發凳上就那樣對著玻璃几上一隻瓷碟倒豌豆，玻璃几上有天竺菊，有豌豆迸跳輕脆的聲音，甄梨穿著他象牙黃襯衫的影子。」整段裡沒有快樂或高興兩字，却是畫面點出了這心情，結果喬樵就歎了氣說：「昨晚我沒回去，你就這樣高興了，唉！」這樣貼心的知道了她，喬樵之細緻却寫在這裡。

我自己寫小說，知道難在那裡，易在那裡，看到我自己某些處理上的難題，天文却輕巧一躍便過去了。那刺戟因此分外明顯。我看天文東西就時有這樣乍然眼明的時候。

天文七十一年開始走編劇路子，起先是電視劇，後來電影。編劇本對她的筆法有影響，她的小說開始有些電影手法出現。「小畢的故事」我喜歡天文原文勝過電影，先入爲主的癖好使我對那片子一直沒法滿意，雖然那是部帶動風潮，有承先啓後地位的電影。而「風櫃來的人」，雖然天文說是電影故事大綱，我却喜歡，又勝過電影。我對電影「風櫃」情緒複雜，肯定那片子真的好，但是一點不喜歡。有天跟柯一正說那片子是：「人到處晃來晃去，什麼事也不做，浪費生命。」柯一正說：「那片子要講的就是無所事事和浪費生命啊。」我當下才徹悟，我不喜歡「風櫃」是因爲不贊成那種人生，無事可做一向令我不能忍受。「風櫃」能讓我產生不可忍的感覺，正是它傳達得透剔入理了。

前一陣子在社教館看默門香默劇團，天文也在，坐第一排上，中場休息時，默劇演員到觀眾席上來表演，天文於是反過身來趴著椅背看。她紮了雙辮，頭臉浮在椅背上，看模樣是她像小孩兒似地半跪在椅座上看的。遠遠看來，天文的臉孔小，白和模糊，她跟著默劇演員的移動轉著臉孔，專注的，而後開始咬指甲。那種永遠的永遠的樣子。照她文章的進境來說，天文早該變化過好幾番了，然而她始終是那樣子，人自人，文章自文章，這樣子的無沾無滯，真是個童女。而且也使我想起胡蘭成老師說過的話：「人要比文章大。」

I 246.7

2776

朱天文作品

最想念的季節

最想念的季節

作 者／朱 天 文

發 行 人／朱 天 文

出 版／三三書坊

臺北市辛亥路四段101巷23弄25號

電話(02) 932-1832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1941號

發 行／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10714汀州路782號七樓之5

郵撥／0189456-1 電話／392-3707

傳真號碼／341-0760

登記證局版業字第1295號

印 刷／優文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縣土城鄉永豐路195巷29號 電話／262-2379

□ 1989 (民78) 年9月16日 初版一刷

售價 100 元(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9528-04-7

最想念的季節

目 錄

天文種種

袁瓊瓊

七

伊甸不再

一五

畫眉記

四三

這一天

五五

安安的假期

六五

最藍的藍

八九

風櫃來的人

一〇七

最想念的季節

一四一

荷葉·蓮花·藕

一六七

敘前塵

一七七

天文種種

袁瓊瓊

天文喊我朱陵阿姨，因為管管。我第一次看到天文是十二年前，朱家還住內湖。敵人尙是新婦，具有各種初婚女子的美德：聽話、害羞、緘默、和穿了新衣裳。

管管和西甯兄與慕沙姐聊天，小孩子在屋子裡跑來跑去，許多狗，不時聽到紗門「噠」地一聲碰上：那是有人或狗，進來了和出去了。過一會兒，慕沙姐招了兩個跑來跑去的小傢伙到前面來讓管管看：「還認不認得？」管管說：「是天文和天心？」不是，是天心和天衣。於是衆大人感歎一番：「長這麼大了！」和「日子過得真快呀！」

天心一直就不高，記得那時候看上去跟天衣差不多大小。小男孩似的誠直的大眼睛，人

黑黑。天衣也很黑，也是大眼睛，汪亮汪亮，靈動得不得了。應景的喊了我跟管管就又竄開了。西甯大哥說喊天文出來。過一會兒天文出來，那時記得是唸高一，感覺上應該不比天心太多，一見却發現是個大人。留著清湯掛麵短髮的天文，瓜子臉瑩白，那漠漠的大眼睛似乎也透明的，都不能肯定是黑色。她穿件淺藍連衣裙，兩手背在身後站著。我初見天文印象很強烈，她整個人顯得清淨澄澈，非常美，我那時相信有人用「水靈」形容女孩兒是有所本的。

西甯大哥那時說到天文剛寫完她第一篇小說，才投給中央日報，不知道人家會不會用，說話那得意著又謙抑著的模樣，完全只是個父親而不是文壇大家。手底下提拔過許多新人，他這下談到天文只說：「小孩子玩意，寫著好玩的。」隔了半天才又扯一句說：「要是刊出來了，也只是伯伯叔叔愛護她。」

說話間，天文挨牆站著，眼睜睜的看人，不畏不笑，也不言語，彷彿她父親在談別人的事。過一會兒，她把手指放在嘴角含著。

有些事情，天文始終不變，那愛咬手指的習慣，童女似的澄淨的臉，看人時那種眼睜睜的，直截的看法，仍然一直的只是「女孩」——或許永遠是。